

不可不聽

上海城隍廟書局發行

2
8577
31241

紅紅著

不可能的事



本書是沈先生隱居色隱後寫成的傑作，完全用富貴詩
意的筆調寫出，故事的新穎，情節的離奇，恐怕是任何
小說所未有。他寫出這愛的悲劇，他寫出農村經濟受土
匪劣紳剝削的情形，各個人生的生活片斷，都顯示着被
壓迫的悲哀，引起讀者內心的共鳴，有令人非一日能看
完不可的力楚。用皇家藏色這樣絕精印。

RW 630 / 15



FUDAN JFZ0000076036F 复旦图书馆

不可能的事

江紅蕉著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實 價 每冊大洋

發行人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陳 一 夫

發行所 上海寧波路四十七號
上海長城書局

初 版 民國廿二年七月

經了十多天的春寒，忽然吹着和煦的暖風，照着像慈善老人撫愛孫兒女般的太陽，我很高興的換了一套比較單薄的衣服，動身到一個鄉鎮上去遊散，我去的時候，自問一無目的，只不過因為住在都市太久，想到鄉間去吸些新鮮空氣，想不到在無意間找到了一件不關痛癢的惆悵回來。

田疇間的菜花，已黃得可愛，襯着綠油油的其他一切植物，在船上已可望見。四圍的空氣，夾雜着清香，沁人腦脾，塵灰與煤烟一些也沒有；河裏的水，清得可以見底，二三寸長的小條魚，很自由的浮沈在近岸的水中，偶然的薄雲，裝飾在蔚藍的天空，水中也可以瞧得見，岸旁也有些蔥綠的野樹，靜靜地如處女的閒眺，將要到鎮還有四五里路光景，已望見了鎮上。

屋宇的沈默，如在春天的睡鄉。鎮外有一只六角的鐘亭，造在水桶中央，似乎啓齒微笑在招人入鎮。鎮上也沒有一些市聲，只隱隱可以聽到澄清而淵淵的鐘聲，是鎮上一隻小學核算，剛在打着教小學生進教室去上課。

鎮上的人，鎮上的狗，都與都市間大不相同；他們對於別處來的生客，都是十分地注意，因為他們對於我這生客，還是第一次見面。他們的臉上，似乎含有一些驚訝與觀察，却又帶一些親切的意味。自然啊，都市間的人，比潮濕天的馬蟻還多，每天，每時，甚至每分每秒鐘，所發生的光怪陸離事件，記也記不清楚，不是統計家所能編列表冊的，誰還有閑的功夫，閑的精神，來觀察或注意到初到的一個都市的生客呢。

這鎮，方不滿六里，戶口不到三千，狹小而崎側的街道，兩世紀以前形式的當店；但是四面是水鄉，鄰鎮鄰鄉，常有土匪光顧，他們知道靠幾枝鎗船的保護力是不够，於是當地的富戶，商舖，以及土豪劣紳，合力辦了一個民團，在鎮的四港口，設了四個局，又在四港口紮了很高很堅固的鐵絲網，在鎮中央築了一個四丈多高的水泥瞭望台，凡是出入於這鎮的，除了

水路是差，不多無從通達。鎮上也有一個小小的旅館，大概只有八九個鋪位，但是一個月中，也從來不會賣過滿座，民團對於外來投宿的住客，盤查是很嚴密的，一個歹人很難容留一宿，白天，鎮上的人，狗，自然會注意到外來的生客，是何行徑？要是這生客，在三小時內沒有一個鎮上的土著伴着同走過，他們自會報告民團局或公安局來盤問，或竟驅逐你出境。鎮上的人，不能說個個都是君子，但是鎮上從來不曾有過盜竊或公然的姦淫，除非是離開了這鎮，到別處去爲非作歹。

他們也有電燈，電話，垃圾箱，清道夫，清河船，編查戶口，所有一切的市政，居然也辦得很好，這鎮上的公安局長一天到晚，閑得在打瞌睡，因爲一切都有當地幾個類乎紳士的人，包辦去做。在不曾到過這鎮的我，很驚奇鎮上自治能力的獨特，他們不但交通辦得好，還設立着三個規模很像樣的小學，一個藏有千餘冊書本的圖書館，也有公共閱報牌，什麼都有一些雛形的都市化；但是當地人，對於辦市政的董事老爺，還不大滿意，嫌他們手段太辣，而且太霸，不但一切不許任何人去顧問，並且把一隻很有古跡的廟宇，拆去了殿宇，佔割了廟地，

改造成學校。尤其被人反對的，便是這鎮上范紳士范伯剛，但是從來也不曾有人敢公然提出反對或抗議的論調，當了他面的時候。

我起初是不曾知道這許多情形，不幸到了鎮上，一個人也不相識，爲避免鎮上人的疑慮是歹人或竟受他們驅逐起見，只有去訪問這位范紳士的少爺范敏樹了。

在這種鄉村最使人感到便利的，不必記得誰住在什麼街什麼弄第幾號門牌，只有提出所要訪問的是誰，向鎮上任何人一問，他便會指引朝西轉彎再轉南……依了方向去走，找到而後已，或者還有閑着的赤腳孩子，自願領導，不向你索取一些任何報酬。

我登了岸，不想去問訊，只瀏覽鎮上街市的情形，從東柵頭直走到市中心的大橋，這裏有一家銀樓，一家衣莊，一家布店，這是鎮上惟一的大店鋪了；此外有些飯店，油醬兼賣雜貨的鋪子，藥鋪，棺材店，什麼都有，魚攤很多，却找不到一家賣猪肉的鋪子。

這時是中午了，街上的行人很少，惟有無主的狗，很忙的在各家出入，他們也爲了生活問題而奔波，目的在找一些人類的唾餘。店鋪子裏的夥計們，似乎在休息，伏在櫃上望街市。

的行人，也似乎沒有什麼思想，只在隨意的視察。我在這許多視線下行過，似乎供給他們一些好奇的視察資料，等於在都市中一條牛蹣跚地走過，使人一樣地注意，因為他們是見到了一個生疎的臉，斷定決不是本鎮的土著。

我不能再不問訊了，因為不但許多人在注意；身後已跟了幾條黃的白的黑的狗，也在偵察我的行動。我便走上了一家麵店去問訊，櫃裏坐着一個老者，也許是夥計，也許是店主，我便問：

「請問你，上范家去如何走？」我連問了三次，他都不曾聽出我的問話，一句也答不上來。我想：也許這老者嫌我傲慢，所以不願回答，我便改了口氣再問：

「老先生！請問上范家去，該是那一條路？」我說得響些，已在疑心他是一個聾子。但是他仍聽到了一半，把「范」誤聽了「王」，所以他反問我：

「王家？王什麼？」這時店裏走出了一個十七八歲姑娘來，她先向我身上瞧了一瞧。

「范家這裏有四五家都姓范，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家姓范的？」她狠和氣很敏捷的答

上來問

「我問的是范敏樹先生家裏。」

她又向我凝視了一下，她的臉色有些變得莊重而威嚴，抵緊了嘴，又瞧一瞧對面一家糕餅舖子裏夥計一眼，却並不回答；我也只得默然的立着，等候她的答話。這時我的身旁已有路人站着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特別的在注意着我。

「朝西，過橋，朝北，沿浜，再朝西，有兩顆大樹，第一個石庫門便是。」她如連珠一般，說得很快，但是我也不曾聽得仔細，想再問一遍，但是她已走了進去。

我身邊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，她很熱心，她立刻表示願意帶她的兒子做嚮導。

「水寶！你領這位先生去吧！」她回頭對她身旁的兒子說。

我謝了，便跟着這孩子走，我默然的在思索這麵店裏姑娘的丰韻和態度，更推想到她為什麼聽到范敏樹的姓名便變了一種樣子；我更奇怪路人站着注意我，是不是因為我在和一個少女談話而鄙夷，或者鄉村上還有不許和少女自由談話的風俗？

這麵店裏的姑娘，身段與姿態，長得很不差，不似鄉下姑娘的模樣，身上完全是布衣服，却沒有一些骯髒，戴着一個白布的圍身，臉上白白的帶些紅色，很整齊很潔淨的牙齒，五官都生得很端整停勻，沒有敷增一些都市姑娘們所用作化妝的油漆，但是頭髮似乎已剪過而重又留起來的樣子，梳着短短的兩條髮辮，垂在兩肩，純粹的處女美，時時和日光一樣的放射得很調和。

我想到了兩句書：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。」我相信古人的說話，這樣的邏輯，是不錯的。領路的孩子，却也不惹人厭，他完全是一個鄉下式的孩子，一套青布衫袴，倒還新的，剃着一個光光的和尚頭，臉是紫色的，表示他的血很充足在他的全身，他走路比我還要快，幾乎使我跟蹤不上，他走到沿浜的路上，他忍不住心中的好奇，開始與我談話。

「先生！你是不是喝酒的？」

「哦，我也能喝幾口呢。」

「那麼范少爺一定要請你到三姐的麵舖子裏去吃麵喝酒了。」

「三姐是誰？」我已料想到三姐便是麵舖裏的姑娘，但是我想證實我的猜測，所以再問一句。

「你剛才和她說話的，她就是三姐；我是叫她作三姊姊的，她做的麵，很有滋味，她家還有好酒賣，全鎮的人都知道，你沒去過麼？」

「范先生常到那裏去喝酒麼？」

「他兩三天總得去一次，每去一次，必喝醉了由人扶到家裏。平時他總到福號吃夜飯。」

「福號也是館子？」

「是的，三開間的門面，裏面還有靠河的三樓三底，樓上聽說多是老爺、少爺、局長的聚會地方，每天揀好的吃，還有牌打，我不曾去過；便是去，也不給你進堂的。」

「范先生你認識麼？」

「老爺、少爺我都見過，全鎮的人都認得他們；老爺人很兇，大家都恨他，在背後都罵他，

叫做老烏龜啊！先生，我的話，你不要告訴他們聽，我媽不許我講的。」他說了又很慌，臉都漲得紅了，殼煉着，現着很不安的樣子。

「爲什麼你媽不許你講？」我問。

「我們是種他們的田，每年要繳租米，租米收得很多，但是我媽是不敢說話；要是不繳租米，或者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老爺就要把田收還，不許我們種，還得送到警察局去吃官司。」這孩子很憤慨的說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，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我叫水寶，今年八歲。」

「你家裏除了媽，還有幾個人？」

「我本有一個爸爸，一個哥哥，可憐都已死了；現在除了媽和我以外，祇有三個長工，一個阿美，還有一條牛。」

「阿美是誰？」

「是一個女子。」

「是姊姊，還是妹妹？」

「不是的，」水寶似乎有些忸怩的樣子說，「她是我的養媳婦，來了已三年，比我大七歲，她也能下田做生活了。」

「你們種多少田？」

「我們種十四畝半，但是我們還是要糴米吃。」

「種了這許多田，還不够吃麼？」

「每年繳納租米，差不多繳完了；所贖下的，只够兩三個月的食糧，怎能不糴米吃？」

「你能種田麼？」

「我只能做小生活，送飯，放牛，趕豬，這些都是我幹的。」

「你住得不遠麼？」

「不遠，市梢出去三里路五龍橋的東首張家村便是，我是常到鎮上來的，買豆餅哩，買

鹽買油哩，都由我來買，今天媽給我買布，帶我上鎮來玩。」

「你讀過書？」

「我正在讀書呢，這兩個月裏田裏還不忙，有一個王先生每七天到我們村上來一次，教我們識字，聽說王先生是鎮上洋學堂裏的校長。他教我們，都不要我們的錢，還送我們一本書呢。」

「你識了多少字？」

「人，手，足，刀，尺，天，地，日，月……已識得不少了。」

「那麼王先生不來的時候怎樣呢？」

「范家少爺，他也常來，他也教我們識字，講故事給我們聽，他沒有少爺的架子，我們村裏的人都歡喜他，他很愛吃田地上拔起來的青菜，蠶豆，村裏的人都輪着煮給他吃；但是今年他不曾來過，大家都惦念他。有一次，我和村裏的孩子們跑到范家去，要見他，誰知碰見了范老爺，都被罵了出來，所以村裏的孩子們，也恨范老爺，也罵他是老烏……」水寶說到這

裏停了口，不敢說下去，他站住了腳，指指一個石庫門，改口說：「啊！到了，這就是范少爺的家裏先生！你能叫范少爺讓我見見？我真惦念他？」

這孩子的目光，緊緊的注視着我，他渴望着我答應他的要求，他有他的天真，但是他已知道了一些人情世故，並不像一般蠢笨的鄉下孩子，我不忍拒絕他的渴望，但是我又一無把握，可以給他辦到這一件事。不過我對這孩子，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些同情心；更覺得這孩子很有趣，想和他接近，隨便談談，不是一件使人不高興的事。我便對他說：

「我不能知道范少爺能不能見你；但是我想和他明天到你村上來玩玩，那時要來的話，你一定可以遇見他了，可好？」

「好！我明天不去放牛，我在五龍橋上候着；你們走同岸上來，我一定可以很遠的望見你們了。」水寶說着，便瞞我走進了門，癡癡的把一隻右手的食指，含在嘴裏，似乎在出神。

走過一個廣場，有一個老年的僕人出來，我向他問訊，他便領我到一間書房裏坐了，他自去通報。

三年不見的范敏樹，完全變了一種樣子，我幾乎不認識了，他走出來的時候，雖然很興奮而歡樂的迎着我，給我拉手，但是臉上清癯白皙得很少血色，手也很冷，在他的笑形之外，似乎蒙着一重濃霜，兩鬢已添了好幾莖的銀絲，頭髮養得很長，並且已蓄了鬚，他的聲音，卻沒有變，使我聽了還記得起他是我的總角之交。

「你怎麼會到這裏來？三年的時光，你還是這樣麼？」敏樹把我的手執得很緊，兩眼炯炯的光，直視了我。

「你好吧？你的手冷得這樣？你想不到我能來的吧？」我也執住了他的手。

「你有行李麼？」

「只有一個身子，什麼都不曾帶。」

「那麼你不預備多住幾天麼？」

「我也沒有一定，我想住到旅館裏去，請你給我担保一下，你們鎮上的旅館，沒有保人，也許不肯容留？」

「什麼話！我家裏就住不得？」

「住在你家裏，也好；可是有些不安，你父親可在家，身體還健？」

「他身體也還健，不過近來心境不大好，他很頹喪，我也不瞞你說，近來也頹唐得很，父子們都是這樣，真少興趣，你來了最好，我們可以痛痛快快的喝一杯酒，你沒戒飲麼？」

「我想先見見尊大人。」

「他忙着算賬，等會兒見他不遲。」

「你快結婚了吧？」

「誰給你說的？」

「我想到就問你吧了，照你的家境，年齡，都應該結婚了。」

「這話談起來很長，到晚上我可以告訴你一切。」他放了我的手，只在地中踱着步，說